



老区不老 油茶飘香

□ 郑望

条件非常适合油茶生长,家家户户都会种油茶,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到的古法榨油工艺,在这个村已经传承了数代。

不老村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油茶村”。20世纪30年代,叶飞、陈挺等革命者在这里以大山为屏障、密林为掩护,依靠老区群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鹭峰山脉的七沟八梁变成了“红色江山,绿色油茶林”。1958年,毗邻的墩头油茶油亩产量达到12.6公斤,创下全国产区最高纪录。村老支书郑红和曾赴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带回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的“绿色油库”奖状和锦旗。新中国两次“全国油茶生产现场会”曾在福安召开,革命老区的“油茶蜕变”成了闪亮的名片。如今,不老村因这段历史被称为“红色油茶村”。

一进村,最显眼的就是30亩左右的油茶观光园。这里依托省林业厅确定的油茶优良品种采穗圃、种子基因库、良种试验基地,配套建设了红村栈道、纪念木亭、休闲鱼池和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了一个集旅游观光、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美丽山村。在村庄龙岗1号,有一块镌刻着“绿色油库”的景观石,格外引人注目。这四个字不仅有文化韵味,更承载着珍贵的人文底蕴。以开国总理的手迹立碑,激励着乡村振兴。“绿色油库”景观石与周围的自然景观相得益彰,提升了老区山村的美观度,也承载着红色文化的意义和纪念价值。

在龙岗1号,我们遇到了“红色油茶村”的守望者郭清平。2013年,他从城里退休后,毅然回到小山村,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面对不老村油茶产业历经多次起落、管理粗放、单产不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老郭深入乡

亲们中间“寻策问方”。老郭带领乡亲们复垦油茶林,把低产油茶林改造作为重要任务。改造后,油茶林亩产油茶油从10公斤增加到17.5公斤,亩收入从1200元增加到2400元。全村油茶面积700多亩,年采摘鲜果400多吨,林下套种茶叶120多亩,收入24万多元,户均增收1.3万多元,油茶成了名副其实的“致富果”。郭清平依托当地资源,创办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拓了油茶产销新模式。他说:“青山不老,换了人间。”

山高林密处,油香绕古村,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一环。村支书林兴禄介绍,近年来,不老村两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采取党员“一带一”形式组建种植合作社。农户只需种好油茶,采摘晾晒后,油茶果会在村集体加工厂加工榨油,成品油的销售渠道已经打通。“农闲时到村里的油茶种植基地打零工,每天能有300元收入。”村民林树生手托油光发亮的油茶果,笑得合不拢嘴。

“传承红色基因,促进乡村振兴,就是要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用‘红色基因’为乡村振兴强心铸魂。”不老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忠说。老区不老,振兴发展正当时。革命故事仍在传扬,阳光普照大地,日子在这里欣欣向荣地延展着……

五月闽东,雨丝初歇。我循着蜿蜒山路前往坦洋村,只为寻一盏“坦洋工夫”红茶。车窗外漫山茶园如绿毯铺展,抵达时阳光恰好拨开云层,洒在清澈的桂花溪上。村庄沿溪而建,青瓦白墙倒映水中,村口新式茶饮店的招牌与古茶行的烟火气交织,茶香氤氲中,百年光阴仿佛在此刻重叠。

走进坦洋,方知这片土地曾有的辉煌。据《福安县志》记载,坦洋茶业鼎盛时期,一条街有36家茶行,年产干茶两万余箱,流传“英商购买华茶,以坦洋出产为最”的佳话。1915年,坦洋工夫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斩获金奖。英国茶文化专家赞叹其桂园香是“红茶中最难忘的东方韵味”。战火曾阻断海上茶路,但新中国成立后茶业逐渐复苏。如今,坦洋工夫制作技艺不仅列入国家级非遗,更随“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入选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2024年,坦洋村茶叶总产值达1.1亿元,首批1.48万斤茶叶出口摩洛哥,百年名茶的昔日荣光,正以崭新姿态焕发生机、生生不息。

“坦洋工夫”的好,根在风土,魂在匠心。茶园深处,一棵虬枝苍劲的“老母树”静静伫立,被当地人视若珍宝。坦洋工夫茶以当地菜茶为原料,经萎凋、揉捻、发酵等十八道工序制成,外形紧结乌润。一位制茶老师傅说起茶来眼里有光:“坦洋工夫的‘工夫’,全在制茶师对每道工序的拿捏里。”沸水冲入,茶汤金黄色如冬日斜阳,带着幽雅桂圆香。轻啜一口,醇厚鲜爽在唇齿间化开,甘甜从舌根升起。初泡花香、二泡果香、三泡蜜糖香,层次分明。品出的不仅是山水灵气,更是茶人倾注的人间烟火。

红茶性温,最是养人。一盏温热入口,胃里暖融融,精神为之一振。难怪英国贵族将其奉为下午茶灵魂,俄国商人万里来华采购。一位老茶客感叹:“喝了半辈子茶,坦洋工夫的醇厚最让人心安,仿佛把整个春天都喝进了肚子里。”

在坦洋茶坊,我遇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茶人。他自少年随父辈学艺,一做半个世纪,手上布满老茧,仍在萎凋槽前一遍遍翻动茶叶。他的儿子继承了手艺,并且引入现代科技——用数据监测温湿度,为传统“看茶做茶”找到科学锚点。父子俩一个凭手感,一个靠仪表,却在同一泡茶的醇厚里达成默契。村口新式茶饮店中,年轻女店主将坦洋工夫与穆阳水蜜桃结合,做成季节限定鲜果茶;更有年轻人把红茶装进易拉罐,制成无酒精气泡茶饮“工夫啤酒茶”,开罐气泡翻涌,麦芽香与红茶醇厚交汇。百年工夫红茶,正以轻盈姿态走进现代生活。

为了让坦洋工夫站得更稳,当地建立种质资源圃保护原生基因,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邀请非遗传承人开班授徒,连续举办茶文化节,借助电商直播将茶叶卖向全球。2025年,坦洋工夫品牌价值攀升至95.45亿元,跻身中国红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更亮相联合国世界芭蕾大会、入驻上合组织峰会元首茶歇区。坦洋村联合周边七村组建大坦洋片区,发展茶园四千多亩,茶产业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漫步古街,传统商铺与新式茶饮店并存,游客在金质奖章前留念后走进店中,体验传统与创新的碰撞。古民居、茶行、炮楼、天后宫等清代建筑静立,昔日盛景仿佛留在青石板上留下余温。

临别时夕阳西下,桂花溪泛起金光粼粼。想起《茶经》所言“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这历经百余年沉浮,坦洋人以茶为笔,在世界版图上留下中国红茶的浓墨重彩。

故乡穆阳,一座隐匿于时光深处的千年古镇。明清的古民居、民国的洋楼,静静地立在纵横交错的巷陌深处。走在青石板路上,看那青砖的照墙、古朴的门楣,仿佛还能听见它们在低声诉说着往事,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

唐代末,由于穆阳溪黄金水道的便捷,缪氏先祖便聚族而居于溪岸边的前街;这里是最早的集市。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清时古镇成为闽东北物资集散地,因而便有了拓展后的后街,其中缪氏宗祠前的一段也叫印坪街。这名字源于南面过溪,有一座纱帽山,像官帽,先人便设想这官印,就放置在新街宗祠前的印坪上,故而得名。

连接前街到印坪街的,是一条窄窄的俗称“石马兜”的雨巷。古时,雨巷南北各有一门坊,南边名为“南薰门”,取意于《诗经》中“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它寄托了家族对安居乐业、福泽绵长的向往。北面的叫“皆春门”,则寓意门内四季都有春天般的气息,草木繁茂,家宅兴旺。

从“皆春门”走入雨巷百米,便可看到一座古厝。青砖门楣上灰塑刻写着“紫建连标”,取意考取功名、紫气东来、祥瑞相连。这门楣蕴含着主人对子孙建功立业的殷切期望。它无声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既要守得住故土,也要有闯荡天下的雄心。可以想见,当年的少年就是从这里走出,背负着家族的荣光,踏上求学或经商之路。

相邻的又一座古厝的门楣上,则刻写着“燕誉贻休”,洋溢着一种安闲与快乐。它默默地期盼将这份美好的名声与福气流传给后代。站在这门前,我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这厝里族人围坐厅堂开宴的欢声笑语。

从雨巷右拐,深入小巷子的浯溪宗祠

古巷的回响

□ 缪见文

前,青砖照壁上题写“螽斯衍庆”和“福”字。螽斯是一种繁殖力极强的昆虫,古人用它来祝福家族人丁兴旺、世代绵延。它镌刻着古镇人最朴素也最深刻的愿望,就是让生命如草木般繁茂,让香火代代相传。

从“印坪街”连绵到雨巷中的五座大厝,是著名的“五家众”清代古民居群。顺着石坂路寻入幽深的巷弄里,门楣上刻着清康熙56年间(1717年),时任福安知县严德泳题字的砖雕“万年湛露”。初看时,只觉字体温润典雅;这四个字出自《诗经》,寓意先人的恩泽如浓重的露水,万年不竭,永远滋润着后世子孙。

静静的门坊见证了百多年来,这里的主人焚香祭祖,声情并茂地讲述先祖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教导儿孙铭记祖德的场景。原来,古镇的第一重密码,叫作“根脉”——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有多远,都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走出古巷,灿烂的阳光正斜照在那些老旧的屋檐上。我突然发觉,这古民居并不是沉默的,它的每一块砖石、每一道门楣,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感念先恩、奋发进取、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故事。古镇文化的密码,蕴藏在灰塑的门楣之上,在古朴的照墙里,也藏在每一个古镇人的血脉中。

古巷凝聚着祖祖辈辈的理想希望与美好祝福。我想只要这些老房子还在,只要这些文字还清晰可辨,这沉淀在古巷中的文化魂,就永远不会消散。

